《莊子・外篇・天地》

子貢南遊於楚，反於晉，過漢陰，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（qí），鑿（záo）隧而入井，抱甕（wèng）而出灌，搰搰（kù，用力的樣子）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。子貢曰：「有械於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見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」為圃者卬（通“昂”）而視之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鑿木為機，後重前輕，挈（qiè，提起）水若抽，數如泆（yì，通“溢”，水滿出）湯，其名為槔（gāo，井上汲水的一種工具。也泛指吊物的簡單機械）。」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：「吾聞之吾師：『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』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；純白不備，則神生不定；神生不定者，道之所不載也。吾非不知，羞而不為也。」子貢瞞（mán，本義:眼瞼低。閉目貌）然慙（同“慚”），俯而不對。

有間，為圃者曰：「子奚為者邪？」曰：「孔丘之徒也。」為圃者曰：「子非夫博學以擬（nǐ，揣度,猜測）聖，於于（隨和之狀）以蓋眾，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？汝方將忘汝神氣，墮汝形骸，而庶幾乎！而身之不能治，而何暇治天下乎？子往矣，無乏吾事！

子貢卑陬（bēi zōu，慚愧之狀）失色，頊頊（xù xù，自失的樣子）然不自得，行三十裏而後愈。其弟子曰：「向之人何為者邪？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，終日不自反邪？」曰：「始以為天下一人（指孔子）耳，不知復有夫人也。吾聞之夫子：『事求可、功求成、用力少、見功多者，聖人之道。』今徒不然。執道者德全，德全者形全，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，聖人之道也。託生與民並行，而不知其所之，汒（máng，古同“茫”，模糊，不清楚）乎淳（chún）備（質樸完備）哉！功利、機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。若夫人者，非其志不之，非其心不為。雖以天下譽之，得其所謂，謷（áo，本義:不省人言）然不顧；以天下非之，失其所謂，儻（tǎng，灑脫不拘,不拘於俗）然不受。天下之非譽，無益損焉，是謂全德之人哉！我之謂風波之民（ 成玄英疏：“夫水性雖澄，逢風波起，我心不定，類彼波瀾，故謂之風波之民也。” ）。」反於魯，以告孔子。孔子曰：「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（前文所說忘機心、定神氣以修身者也）也：識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治其內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，無為復樸，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者，汝將固（同“胡”）驚邪？且渾沌氏之術，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！」

參考李勉《莊子總論及分篇評注》

几个问题

1、该篇是否真为庄子所作：存在争议；

2、孔子和庄子，以及儒家和道家的人生观差异：出世与入世，那种更为可取？

3、关于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思考：科学是否促进了人类进步？效率的提升是否带来道德的堕落？